

# 苏格拉底:刺猬还是狐狸?

## ——对苏格拉底悲剧的一个再思考

包利民, 曹瑞涛

(浙江大学 哲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苏格拉底的悲剧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怎样解释这一事件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苏格拉底哲学的性质以及他与城邦政治的关系。对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一种是一元论的、绝对真理的、建设性的,另外一种是多元论的、怀疑论的、破坏性的。“刺猬”和“狐狸”可以分别代表这两种对立的意象。这两种类型的哲学都可能与城邦政治处于紧张的张力之中,对其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关键词] 苏格拉底; 政治哲学; 悲剧

[中图分类号] B502.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6)03-0087-06

### 一、刺猬式的悲剧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审判处死。柏拉图根据自己的记忆,把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记载了下来,是为《申辩》。读《申辩》的人可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其中有一个令人不解的谜:苏格拉底在几次有可能妥协时都毫不把握机会,相反一往无前,三番五次地顶撞城邦,火上浇油,似乎是故意导致自己的死亡。

这种场景可以有各种解释,如斯东就看到了这一“悖理”之处,他认为苏格拉底本可以轻易争得无罪开释,却尽力树敌于陪审团<sup>[1]</sup>。而本文想要做的,是指出它构成了典型的悲剧。希腊悲剧的一个重点在于对话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结果对话中断,以至诉诸暴力,造成流血。这一切多由悲剧主角固执己见,否认对方合理性所致。苏格拉底并非不知城邦一方的合理性,据柏拉图在《克里同》中的记载,被城邦判处死刑后,苏格拉底在狱中振振有词论证的,却是无论如何不能逃避不合理的惩罚,否则就会损害城邦,而这是绝不应该的,因为城邦有充分理由不被伤害!读到这些话,不禁让人怀疑苏格拉底说这番话时可否想到,当他在法庭上挑战城邦权威时,不是已经深深地损害了城邦吗?

也许唯一的解释是:尽管苏格拉底知道城邦一方的合理性,但是他更坚信自己所坚守的“真理”,因此不肯做出丝毫让步,这就构成了“刺猬式的悲剧”。“刺猬与狐狸”这种比喻源于古希腊的一句谚语:“狐狸知道许多事,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由于柏林的拓展式运用,这一比喻在当代已进入对政治和一般文化人物性格的分析之中,其含义日趋广泛和丰富。在此,我们把刺猬和狐狸的区

[收稿日期] 2005-11-2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资助项目(205000-811331)

[作者简介] 1. 包利民(1958-),男,浙江东阳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古希腊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 2. 曹瑞涛(1973-),男,山西太原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分理解为:“刺猬”就是那种拥有自己信念的人,其信念一元、简单、纯粹,它被“刺猬”高度自信地认同,不惜一切代价在生活的所有场合坚持和贯彻;相反,“狐狸”是那种没有一定之见的人,但是他们又喜欢向外探讨丰富复杂的东西,不轻易接受任何“信念”,呈现出多元、新颖和创造之特性。

苏格拉底在《申辩》中体现出的顽固不化正是一种典型的“刺猬精神”。他对自己掌握绝对真理显示出异常的确信,而且认为真理在超出我们人类的客观世界中具有客观根基,用苏格拉底自己的话说:他可以听到神专门对他发出的声音(“灵机”),所以他在“服从神而不是服从整个世界”上毫无困难。谁敢触犯真理,这头刺猬全身的刺就会立即竖起来。这种坚强信念不仅在形态上具有“天音”的基础,而且在内容上也具有一元真理的特色。苏格拉底在各种柏拉图伦理对话录中一直穷追不舍的“众多德性是否统一”的问题背后,实际上坚信的就是:各种德性不可能是分裂的、冲突的,它们必然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换句话说,一位坏人不可能同时具有某个方面的优点。这与希腊传统政治伦理观是冲突的,因为大多数人相信(或者希望相信)人既可以缺乏某种德性(如正义),但同时还享有其他方面的优秀品质(如勇敢、慷慨)。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方法”乃是“寻找一般定义”,这也应当从确信“政治-伦理”中存在着绝对真理的角度去理解。一般定义就是“知识”,知识的特性乃是其真理性,而相信真理就意味着有真,有假,不会“对错都一样”。苏格拉底之所以在各篇伦理对话中总是追问什么是 being(一般定义),就是因为对方在回答“什么是德性”的问题时几乎无一例外都在讲外在在效应和属性(pathos),而非内在本质(ousia)。这不仅“肤浅”,而且会导向“既是又不是”的局面,从而最终导致否定“政治-伦理”中存在真理。相对主义者说这是从二律背反中必然推出的逻辑结果,苏格拉底却不接受这种逻辑。他认为,当出现伦理观点的二律背反时,两种习俗观点完全有可能全都是错的,它们都没能表达出本质-理念,所以应当统统抛弃,再去寻找更为深刻的真理——这只有少数人(“专家”)才能掌握。因此,苏格拉底喜欢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也讲各种视角的矛盾冲突,但是,他没有停在相对主义,他相信背后深处存在唯一真理:许多东西对于人不利,对于猪或鱼好,但是人比猪或鱼正确<sup>[2]D13-D79</sup>。

一个自信掌握了真理整体的人往往不屑于认真考虑对方的理由,这正是造成希腊悲剧的重要原因。如安提戈涅坚持认为自己义不容辞地要埋葬亡兄,她把此责任视为神圣、唯一之事,丝毫不听国王克瑞翁一方的道理;反过来国王克瑞翁也一样,只知坚持自己“不得埋葬叛国者”的决定,也不想听安提戈涅的道理<sup>[3]</sup>,结果双方不惜押上性命贯彻各自的道理,最终同归于尽。

苏格拉底的刺猬式悲剧早就蕴涵在他的整个一生中。由于他对自己“真正的善”的价值的信念,他处处公然驳斥他人的价值观,这自然造成了俗人的难堪。在柏拉图的各篇热闹对话中,都可以听到苏格拉底的真理与常识价值观的巨大对撞之声。细心的人还可以觉出与苏格拉底对话的人对这种价值的仇视、愤怒以及不时冒出的杀气<sup>[4]486B-522B</sup>。“苏格拉底的审判”只不过是贯穿他一生的悲剧调子的自然高潮。

这绝非偶然,也许这就是哲学介入政治讨论后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哲学与日常政治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初看上去,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在讨论“正义”时,只是在为日常外在的正义寻找内在根源(即灵魂的内部有序),并没触动礼乐典章、还债守约之外部正义之责,他是“保守主义者”,或人们一般批评的“贵族统治阶级的捍卫者”。但是,作为超越的纯粹普遍性,哲学很难简单地服从法律所说的一切,并遵循日常的价值观。如苏格拉底就反对“帮助朋友,伤害敌人”的希腊习俗正义观!而且,他的“哲学王制”也不可能捍卫血缘君主制,虽然苏格拉底的对手误以为他在捍卫一般君主名分正义观<sup>[4]471A</sup>。还有,苏格拉底在被判处死刑时说:“如果死亡是来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可以继续讨论价值知识的真伪,那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sup>[4]40E</sup>这话很高尚,但完全违反了希腊的价值观!死比活着好,遭受不正义比干不正义好,这在某种宗教信仰中可能很自然,但这不是希腊信念。价值的彻底重估必然导向彻底破坏此世物质利益的价值,从而淘空日常政治“外在正义”的基础。

有些学者因此批判苏格拉底:不应该得理不饶人,不应当只坚持自己的立场。用哲学否定政治是幼稚的。政治中,即使自己有充分道理,在程序正义上也不应该固执一方的合理性而否认真正对话的必要,因为这不能真正解题。施特劳斯派认为,具有政治审慎德性的哲学家应该给习俗洞穴、宗教、意见、高贵谎言、激情、欲望等等以一定的地位,应该考虑到各方——比如哲学与城邦、政治与个人——理由的合理性。与此相似,后期罗尔斯干脆直截了当地建议不要在政治建构中引入“真理”的话语,不要引入哲学-宗教的强烈价值信念,这样才能避开宗教战争等政治悲剧。

## 二、狐狸式的悲剧

苏格拉底的悲剧是典型的“刺猬式的悲剧”,是哲学与政治冲突的结果。然而这就是全部的故事吗?似乎不是。从许多线索来看,一个几乎相反的故事在柏拉图笔下也同样地展开:苏格拉底的悲剧与其说是他如刺猬所致,不如说是他如狐狸所致。“刺猬”具有自己正面、肯定、建设性的信念;而“狐狸”只是否定,无确定性信念,没有自己的主张,张扬的只是孜孜不倦的批判精神,永不止息的探索精神。狐狸的话语方式与刺猬完全不同:刺猬好为人师,把自己一整套教条强加于人;狐狸却见招拆招,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专门审查对方的观点,并且一一驳倒,以动摇别人的信念为己任。几乎每篇“苏格拉底对话”都是从头开始,互不重复,比喻新鲜且经常变换,相互并不追求前后对应。而且每次经过眼花缭乱的辩驳后,也并无任何建设性结果提出。苏格拉底的“自知无知”是认真的。他经常问的问题“德性能教吗?”是其真问题。他从未真正传道授业解惑,只不过装疯卖傻(“反讽”的原意),把别人的拙劣教育法驳倒,最终结论无一例外都是共同陷入困惑绝望的无解(aporia)之中。

“哲学”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但都对政治构成了威胁。首先,哲学一般被理解为形而上学,由于形而上学的超巨大视野,哲学可能威胁日常政治。其次,哲学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批判精神”,这就是狐狸类型的哲学,它对一切怀疑——甚至对形而上学也怀疑,所以这种“哲学”更可能威胁日常政治。苏格拉底在“德尔菲事件”之后自我意识到的哲学使命,正是这种在自己和他人身上推行此种毁灭性的自我审查的批判哲学。

20世纪的苏格拉底研究,由于弗拉斯托的强调,唤起人们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录”中实际上隐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的注意。过去的学者虽然也感到柏拉图思想中有不和谐的声音,但多视其为正常的“发展”;但弗拉斯托断言这是根本性对立,并由此分析出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个“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与柏拉图的哲学完全不同<sup>[5]</sup>! (类似强调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立的现代哲学家还有德里达、科尔伯格、波普尔)弗拉斯托总结出十大不同,如他们在讨论的领域、是否关心数学、是否有关于灵魂的形而上学理论、是否有理念论、对待宗教的态度、道德心理学等方面都相背甚极。尤其第十个不同:苏格拉底使用的是一种独特的“归谬反驳”(elenchus)方法论,它被用来在对话中审查别人的观点,通过显示出对方的看法与前提矛盾而将其驳倒。这种方法是“成熟的柏拉图”从来不曾使用的<sup>[6]</sup>。我们不妨说这位苏格拉底就是作为狐狸的苏格拉底,而狐狸自有“狐狸式的悲剧”。

首先,作为狐狸的苏格拉底把破除人的自满当成自己的唯一使命。但是,自满是道德权威的一个依据(想想法利赛人的道德自满)。无论是传统的德性模范,还是民主制下的新专家,都由于自信而自满。日常习俗道德权威正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信念充分自满的基础上。摧毁了这种自信自满,岂不是摧毁了日常道德?《理想国》开篇时出场的代表日常道德的正义老人昔法劳斯就对自己的道德及神学基础十分自满。老人历经沧桑,德高望重,充满长者风范,他相信自己应该信守道德,对自己道德的一生感到满意。苏格拉底却用疑问反驳方法挑战这种自满,好在老人被反驳后似乎没有受到影响,继续去进行传统的宗教祭仪。但是在其他对话中,陷入疑惑和恼怒的人就未必能有如此

“功力”了。如《拉克斯》中苏格拉底先后把两位“勇敢专家”驳倒,《高尔吉亚》和《普罗泰戈拉》中他又戳穿了智术师专家的自信。《申辩》里苏格拉底总结自己的使命就是把所有以“专家之知识”著称的人挑下马来,同时又拒绝提供“真知识”替代品。通过各篇对话,可以总结出苏格拉底的几个一以贯之的基本哲学信念:(1)道德是知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2)所有人没有这样的知识——只有神才有;(3)(1)与(2)应当让所有人都知道——启蒙以治疗人的灵魂。从这三个命题的结合中能推出什么?只能是社会道德不可能存在<sup>[7]138</sup>(相比之下,不承认苏格拉底的强知识论伦理学前提的宗教信徒就不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因为对于信仰宗教的人来说,道德并不是知识,而是神的命令,由此,即使在认识论上得出否定性结果,也不会影响其在道德上跟着神的命令走)。天地人神或习俗是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道德资源。成熟的政治家的大敌据说不是贪官污吏,而是刺穿一切谎言(包括高贵谎言)的哲学家。任何终极性的追求都可能导向彻底绝望,将生活本质深处的悲剧性揭穿给大众看的人是不负责任的。哲学不是斩钉截铁地否认现存世界的价值,它对此的态度在本质上是讨论的、开放的;可政治本质上是行动,它要求立即确定结果。如果将政治视为确定的价值前提和信念进行讨论,那肯定会动摇政治。当然,苏格拉底的本意也许是在打扫地基(purgative),为更高的真理做准备,但是大多数人打扫完地基后,并不能跟着他“上升”、“回忆”或“跳跃”到严格的“知识”层面,那最终就会归于虚无主义。事实上,苏格拉底的众多信徒中有的变成了怀疑论者(即所谓“中期学园派”);有的彻底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厌恶讨论(见《菲多》);有的转向了“马术”(见《巴门尼德》)。

所以,公众认为苏格拉底就是智者,把坏的说成是好的,败坏青年,必须处死这样的颠覆者。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早就这么描写苏格拉底。这可能代表着城邦对苏格拉底的一般看法<sup>[8]102</sup>。在这部喜剧的结尾,受到“苏格拉底”伤害的城邦公民放火烧毁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苏格拉底似乎也葬身火海。纽斯邦说这是阿里斯托芬各部喜剧中结尾最为残酷的,血腥之气,令人惊讶<sup>[8]109</sup>。正如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大法官对再一次来到人间的耶稣说的话:为了政治,为了民众,我必须打压你。换句话说,在《云》这部看似热闹的喜剧中,苏格拉底的狐狸式悲剧已经险象毕露。

进一步讲,不仅日常政治与狐狸处于紧张之中,而且“理想政治”之刺猬也可能与狐狸处于紧张之中。如果说按照弗拉斯托、波普尔等人的看法,苏格拉底的哲学与柏拉图哲学实际上是截然对立的,那么,两人之间难道只会发生理论上的冲突,而不蕴涵血腥杀气的悲剧成分吗?让我们问得更直白一些:在柏拉图以建设性的、独断的、绝对真理为基础的“理想国”中,首先要规定的可能就是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规定在国家教育方案中不得让年轻人拥有接触导向价值相对主义的各种说法的“言论自由”,规定感性训练而非“模仿坏人推理”的辩驳(Elenchus)为教化原则。如此则卫国者难道不会对不顾国法而依然坚持以主观性质疑权威的人处以流放——乃至死刑吗?学生难道要杀老师吗?

### 三、两种悲剧的统一

笔者认为,柏拉图杀死苏格拉底的悲剧终究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弗拉斯托和波普尔等人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立的强调过于极端了,他们把苏格拉底看作是多元的民主自由斗士,而柏拉图则成了顽冥不化的卫道士;苏格拉底自知无知,柏拉图独断自信;苏格拉底是解构性的后现代游击队,柏拉图是训导人的老古董……总之,苏格拉底是只野狐狸,柏拉图则是只凶刺猬。

我们对于苏格拉底的理解都依赖于柏拉图的记载。而柏拉图的记载已被公认为是再创造,而不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忠诚描述。那么,如果这两个人的哲学如此冲突,柏拉图为什么要详详细细、具有巨大同情心地表述自己“敌人”的哲学呢?要知道敌人观点被阐述得越有力,自己的哲学就

越会受到损伤。对此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因为中年柏拉图对老师残留的依恋和对自己在老师身边那段美好时光的回忆;另一种是因为在写那些“苏格拉底对话”的时候,柏拉图自己还是一位处于苏格拉底影响下的青年哲学爱好者,只是到中年之后,他才摆脱苏格拉底的影响,形成了自己完全不同的看法,此后写出的才是自己的“原创性哲学”。

笔者认为这些可能性都不能成立。首先,这并不符合“整个柏拉图著作是一体”的古代通常看法<sup>[19]</sup>。再者,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后期对话录”中依然会不时出现,扮演主讲人的角色,比如《理想国》和《菲利布》。最后,柏拉图如果觉得自己早期作品错了,他完全可以毫不犹豫地烧掉,据说他打算烧掉自己的对手德谟克里特的著作,而且他确实烧掉了自己早期的悲剧作品;若他的早期对话录已经广为传播,无法烧掉,他也完全可以在后期的作品中宣布早期思想为错误,但柏拉图没有这样做。

唯一的结论是:柏拉图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么简单。毋庸讳言,他确实有一元、建设性、形而上学、普遍性、绝对真理的一面;但他也有多元、个体性、偶然、怀疑的另一面,这些对他来说绝非异己之物。个体、偶然、生动、生命、新鲜、开放、永恒的质疑和对终极圆满性的保留态度,始终是柏拉图的内在一面,而非“早已放弃的青少年幼稚”。刺猬与狐狸,虽然极度矛盾,但却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现代哲学因为逻辑分析的影响,觉得这不可思议,所以要划分开“两个柏拉图”或“一个苏格拉底,一个柏拉图”,但是伟大的头脑往往充满张力和矛盾,刺猬与狐狸同时活跃。在此顺便可以问的是:孔子是狐狸还是刺猬?谭嗣同的仁学与朱熹的理学,哪一个“正确理解”了孔子?

所以,回到本文起始处的问题:为什么苏格拉底与其说在避免,不如说在促成自己的死亡?换句话说,苏格拉底是否能够、是否应该避开悲剧?此时,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苏格拉底的柏拉图,在他平日里狐狸般狡黠的追问中,已经为自己铺展了通向死亡的道路;而作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则以他刺猬般的刚毅纯粹,在这条路的终点毅然决然地为自己打开了死亡之门,尽管旁边有一条逃生的小路存在。他必须死,不管是民主的雅典,还是专制的斯巴达,在那个大的转变的时代里,无论何处,都不会容忍他那种超越尘世的使命得以实现,在无法既服务于真理又服务于世界的境地中,为了真理,又为了尊重现实世界的法律,这位狐狸和刺猬的统一体唯有牺牲自己。雅典为之承受了耻辱,不过这样也许更好,因为只有这个城邦不会因此而失去她曾经的荣光。而苏格拉底的悲剧,也许又是另外一种幸运,因为通过柏拉图的哲学头脑和悲剧手笔,苏格拉底一个人的死从此在人类政治哲学史中发挥了锁定成千上万人的思考路径的“基础”性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 斯东. 苏格拉底的审判[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2] HERACLITU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
- [3] BLUNOELL M W. Helping Friends and Harming Enemi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4] PLATO. Gorgias[M]. New York:Arno,1973.
- [5] PRIOR W J. Introduction[A]. PRIOR W J. Socrates: Critical Assessments[C].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xiii-xv.
- [6] VLASTOS G. Socrates[A]. PRIOR W J. Socrates: Critical Assessments[C].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43.
- [7] 弗拉斯托. 苏格拉底的悖论[A]. 刘小枫,译. 苏格拉底问题[C].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8] NUSSBAUM M. Aristophanes and Socrates on Learning Practical Wisdom[A]. PRIOR W J. Socrates: Critical Assessments[C].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9] 汪子嵩. 希腊哲学史: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Socrates : Fox or Hedgehog ?

—A Reflection on Socratic Tragedy

BAO Li-min , CAO Rui-ta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The Death of Socrates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Plato has written a dialogue called Socratic Apology. There is a puzzle that anyone who has read Apology might have had from time to time. Why did Socrates not take many opportunities to compromise and so to avoid his tragedy ? Why did he often challenge Athens , almost intentionally brought his own death ? There are , however , two ways of interpreting this event. To use Berlin 's famous analogy , one may either think Socrates ' destiny as a hedgehog 's tragedy , or think it a fox ' one. The former interpretation believes that because Socrates is too confident in insisting on an absolutist , simple and transcendent idea of value , his beliefs will be inevitably in violent conflict with the secular values of Athens ' city-state. Because Socrates thought himself fighting for the Truth , the city had to shut up him by death penalty.

On the other hand , a fox will have his own kind of tragedy. The stableness of the state is based on the moral seriousness. A fox sophist is someone who is pluralistic , negative , and deconstructive. Socrates is exactly this kind of fox. Fox may be a good characteristic of a scholar , but a society must fend off this ironic spirit if it is going to maintain social solidarity.

Philosophy may have two different meanings. However , the two may all become threats to politics. First , philosophy is often understood as metaphysics. Metaphysics is transcendental , and hence may threat mundane political life. On the other hand , philosophy may be regarded as critical spirit , which means the spirit of fox. Its rule of morality is skeptical of everything , including metaphysics. This philosophy may threat politics more , as moral life is based on faiths. After Delphi Event , Socrates devoted all his energy into this kind of philosophical cause , criticizing other people and himself. There is one point to be stressed. We think that Plato and Socrates are basically of one mind. Plato is , unlike some modern scholars have suggested , someone who has lost his teacher 's critical spirit. If the two are of opposite minds , as those scholars have thought , why did Plato elaborates Socratic philosophy in detail and in a persuasive way ? The arguments for the enemy would lead to the jeopardy of one 's own philosophy.

Our study suggests another conclusion. Socrates cannot be confined into either of these patterns. A more plausible possibility is that Socrates is both a fox and a hedgehog. The two mentalities do not conflict in Socrates , but reinforce each other. This leads to his powerful intellectual and moral caliber , and , unfortunately , leads to his death. Fortunately , Plato has realized the significance in this event. His masterful representation of Socrates has made Socratic tragedy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Western history of politics.

**Key words :** Socrates ; political philosophy ; tragedy